

大湖之上有这么一群人

——《洞庭人家》创作谈

余红



《洞庭人家》书影。

夜游洞庭别有风味，月光如水，如画中漫游。我出生在洞庭湖畔，小时候最向往的事便是去对岸走亲戚。旧时的北门渡口是市区到河西唯一通道，每坐一次渡船就是一次领略湖光山色的机会，途中百鸟飞翔、江猪子（江豚）嬉戏。后来，洞庭湖上有了洞庭大桥，市区有了高铁站、建了飞机场。在外地20多年，家乡常回常新，这几年，洞庭湖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岸线更绿、水质更清、野生动物更多。6年来大湖治理弹指一挥间，我的长篇小说《洞庭人家》抒写的正是这背后的故事，由宋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构建起“巡湖—护湖—人湖共生”的生态演进轨迹。

“十年禁渔”实施以来，长江湖南段及洞庭湖生态加速恢复，长江生物保护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这背后，正是有为守护一江碧水无私奉献的人群，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坚如磐石的定力，才有了清新明亮的生态城，才还了八百里洞庭一江碧水。

我写《洞庭人家》花了5年时间，也是湖区人“守护好一江碧水”蜕变的5年。我前后采访了一百多位老湖区居民，调查三代以上湖区居住史，采访湖区重大生态事件等。在不断走访过程中，听老渔民讲故事，相当于随他们一起回顾了湖区生态文明发展史。

我认识了他们：“麋鹿守护使者”周圆，坚持每天巡湖，用脚步丈量着洞庭湖每寸堤坝，用手记记录着洞庭湖的每处变化；“江豚守护使者”何大明，

简介

《洞庭人家》系作家余红最新长篇小说，抒写洞庭湖区近40年来生活变迁史与新时代生态恢复，是湖南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由《中国作家》2025年前4期首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盛赞“是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生动诠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将它誉为“对地方、对人的一次重大发现”，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王跃文称其为“编年体创业史”。

熟悉的人称他为“江豚奶爸”；还有一群用镜头观察着候鸟的摄影人、用行动守护着洞庭湖的志愿者。我开始构思《洞庭人家》这部作品，想由洞庭湖一家人的故事，写出洞庭湖区乡里乡亲的人生轨迹和生活万象。经过一番梳理之后，我想写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以洞庭镇宋家三代人的生活生计的谋求、家族产业由小到大的经营，来描写湖区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由此来折射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二、由宋明泽这个贯穿性人物的几起几落和百折不挠，表现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与进步，来反映民营企业家在地方振兴与国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正经历“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中国乡村由传统的农业共同体运作模式，转变为工业背景下精细化、程序化的科层制规则。《洞庭人家》故事发生地“洞庭镇”正是这一特殊社会历史转型期的一个微观切片。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种种机遇，洞庭湖边的宋家人，以宋长江、许玉珍为代表的第一代创业者凭借智慧，将宋记农产品发扬光大。第二代创业者代表宋明泽以军人的果敢，整合洞庭湖周边资源，带领洞庭镇人兴业致富，在改革与转型的矛盾中不断突围与奋进。

宋明泽是全书核心人物，兼具军人的果决与企业家的谋略，他的人生轨迹与时代发展紧密交织，他历经沉浮，三次创业、经历了改革阵痛仍然坚守理想，站在时代的潮头。他既是民营经济突围的缩影，更折射出“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宋明泽的母亲许玉珍，有着中国传统女性中“贤妻良母”的特征，又是新时代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宋明泽的儿子云峰和云帆既是新世纪科技创新的领头人，又是生态环保的践行者。

宋家三代人创业的过程中，核心冲突围绕“变革”展开，宋明泽的改革理念与旧观念的摩擦；人与自然的冲突，环保政策转型背景下的“退岸还湖”等激烈矛盾。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生态与经济间的博

弈。最终人与自然从冲突对立到和谐共生，是观念变革下的时代进步。

如何把这部小说写透？我不断提醒自己，文学需要深入生活，需要包罗万象的素材，作品既要体现湖区文化的精髓，又要将生态水文化弘扬好；要写出大江大湖水气魄，又要写出湖区人的豪迈与柔情，还有民俗风情与传承。要把这些融合在小说人物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初稿完成后，我接到责编的信息说《洞庭人家》入选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要开改稿会。在改稿会上，几位老师给我提了很多建议，指出了我看不到的问题，也让我认识到，新时代作家要用发展的眼光看社会，要有勇气自我批评。

我回到老家继续打磨作品，期间我又多次走访湖区渔民，并成为东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的志愿者。我经常跟随他们一起巡湖、守湖，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小说中的许多不足。湖南是渔业大省，数万渔民曾经靠湖吃湖。在洞庭湖实施“十年禁捕”初期，渔民们十分矛盾、迷茫。所有沿岸污染企业也要关停搬迁，我采访了几家退圈企业负责人，问他们：“当时有没有想过企业会污染环境污染湖水？”回答如出一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企业想的是“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

我写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核心是点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洞庭湖的三宝“江豚、麋鹿、候鸟”就如空气一样，与宋家三代人如影随形，因此他们懂鸟语、知鱼巢。

小说的后半段，当盘龙岛的村民们面对禁渔令时，经过多重斗争最终还是做出了“人给水让路，水给人出路”的决定。当一汪清澈的湖水出现在小说的结尾时，这汪湖水象征着自然家园的回归，是对良好生态环境的一种向往，意味着现代乡村在经历了工业化革命后，人们内心的觉醒。这才是这部小说的内涵。而宋家三代人薪火相传的奋斗足迹，恰似洞庭的春潮，生生不息。

时代的奔涌与人性的激荡

——《洞庭人家》读后

贺秋菊

余红的长篇小说新作《洞庭人家》讲述了洞庭镇上宋氏家族三代人跌宕起伏的奋斗历程。洞庭镇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特质，承载着时代的奔涌与人性的激荡，成为观察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绝佳窗口。

—

“洞庭镇处在城乡接合部”这一水乡特质与地理文化属性，赋予了小说《洞庭人家》独特的叙事底色和精神空间。

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洞庭镇既保留了乡村的质朴民风与传统生活方式，又受到转型时期快速发展的城市文明的猛烈冲击。宋明泽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转业，以期推动某种改革。结束短暂的巡湖工作后，他先是想办法规范了小镇的农贸市场，成立湖畔合作社，继而争取各方支持修筑西镇堤坝，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群众认可以后，推动成立宏运公司。作为改革先锋，他被推举为宏运公司负责人，又通过合并、收购等举措，盘活了一些面临危机的中小型企业，还架设起了洞庭大桥，建起了东升城综合大市场、西门口建材大市场。

《洞庭人家》将重大历史节点巧妙地汇入小镇发展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喇叭裤青年”到新时代的“农博会”筹备，综合市场、建材市场等现代商业体的崛起与洞庭大桥的架设具象化呈现了小镇从“小渔村”到“综合商贸圈”的转型轨迹。而小镇上的宋记手工作坊到“三大区、六大方、九大园”的产业布局，呈现的是洞庭镇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日常细节，尤其是民俗细节的描摹，体现了鲜明的水乡特质。比如，少年们玩的是“泛舟”“捕鱼捡螺蛳”“爬围墙去九华山的五七千校农场偷豌豆”，打枣子、养蚕宝、滴扣子，“下河挖藕摸蛙”。正在为争夺资源打架的源湖码头，“湖泊两边停满了船只，有尾部高翘的宝谷子船、细长的宝庆船、头大的铲子船，片石砌的斜坡到湖嘴”，一片繁忙景象。坐落在长风湖东南角的鱼巷子，“巷头有开鱼档”的罗家鱼铺，巷尾是“铺面不足二十平方米，铺里挂满了风干鱼”的宋记鱼铺，有“银鱼、湖刀、麻鲢、鲤鱼、鳊鱼、青鱼、翘白”等水产。八仙妈的姜茶、渔渡粉、酱板鸭、红烧鳊鱼、松鼠鳊鱼、竹桶泥鳅、用“鱼拉圾”做成的八仙辣鱼酱和宋明兴“指甲破鱼不用刀”的功夫，还原了水乡的文化肌理。而各个时期宋家迎来送往所展现的人情美，让涌动的时代有了可触摸的温度。

二

将家族命运轨迹嵌入洞庭镇的历史脉络，人物



余红。

通讯员 摄

命运与时代脉搏在小镇同频共振。

第一代创业者、渔民、巡堤人宋长江用“布满老茧的大手”在小渔村开拓基业，他朴实、勤劳、勇敢，生活的常态是“黝黑的脸颊，灰色褂子汗湿了半截，背后照常挂着一顶麻色斗笠，卷起的裤脚还在滴水”，他有自己的坚守与沉思。水乡女性许玉珍守着她的宋记，将小镇上的手工作坊做成了远近闻名的本土品牌。

在洞庭镇迎来巨大发展机遇的时期，第二代小镇青年带来了他们的新观念、新路径。宋明泽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回乡，“不管走多远，那湖水始终牵引着我”道破了传统血缘纽带与现代性选择的深层纠葛。每个人的选择都与这片湖水密切相关，即使是“爱这湖水的奇妙，又恨这湖水的遭遇”的燕妮，也不自觉地选择了环保专业。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片对湖区的深情，不论是圆满的，还是残缺的。

第三代洞庭人对湖区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他们不需要在去留之间纠结徘徊，而是早早地与这片湖水命运相连。曹云帆从小就喜欢和五叔宋明旭上岛巡湖，在进入环保厅工作以后，他主动申请驻村支持乡村振兴工作，驻村期间，将洞庭镇的开发经验迁移至盘龙岛，探索建设生态农业合作社与候鸟保护站，完成了从“生存改造”到“生态自觉”的观念跃升。

三

在人物思想观念的碰撞中展现时代印记是《洞庭人家》的匠心独运。

小说开篇写道“只要改变观念，改变洞庭镇就不是难事”。“改变观念”开启了小说叙事的深层逻辑。

在这里，传统的宗族观念、乡土伦理与现代的市场意识、法治观念相互交织。宋明泽一代年轻人更懂得因时因势而变，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发展的机会，哪怕是一个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冒昧建议。当宋明泽认为企业已经如日中天的时候，实习生肖脉脉一句“广东怎么见不到你们的产品呢？你们的营销有问题”点醒梦中人，宋明泽当即决定引进肖脉脉，推动洞庭镇的企业引入现代营销体系。而燕妮回到洞庭镇深度参与环保事业，似乎隐喻着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精神寻根。这些情节不仅构成乡镇企业发展的叙事线，更折射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期，人的价值观念的裂变与重构。

靠水吃水的水乡人世代延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的时代发展中，由观念之变、路径之变，进一步生发出了新路径。宋记产业园建起了“三大区”（零食加工区）“六大方”（后勤区域）“九大园”（宋记养殖基地），还发展了洞庭科技电子产业园，形成了以洞庭镇为核心的综合商贸圈。这种发展路径在曹云帆驻村的盘龙岛得到创新性发展。宋明泽同样教导曹云帆要引导“改变岛上人生存思路”。于是，候鸟保护站建起来了，盘龙岛生态农业合作社发展起来了，农博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时代的创业故事正在上演。

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面前，是追求短期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可持续发展？湖区的每一个人都有过自己的思考，充斥着复杂的现实冲突与内心的挣扎。这些冲突和挣扎既推动社会事业与人物命运的发展，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人们内心的困惑与成长。

《洞庭人家》较好地把握了人与时代的关系。由于部分作家对乡村振兴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实践缺乏深入观察，或多或少地将其简化为上级拨款的外力驱动，忽视村民自主探索的内生动力，乡镇干部常被塑造成苦情英雄，返乡创业青年沦为技术救世主。由此反观《洞庭人家》，宋氏家族的每一次抉择都植根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从手工作坊到现代企业的转型充满市场风险与观念冲突的真实细节，人物真实生动立体。这种将个体挣扎嵌入宏大叙事的制作路径，既涌动着时代的浪潮，又沉淀着人性的深度。

你好！湖南国保



简介

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旧址位于桂东县城，包括唐家大屋、城隍庙两部分，系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8年7月底，红四军主力攻打郴州先后胜后败。8月3日，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余部撤至桂东，驻军休整。8月19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桂东县城，准备迎还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寓居唐家大屋。8月21日，毛泽东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开展革命斗争。8月22日晚，朱德、陈毅等来到唐家大屋，与毛泽东会合。8月23日，毛泽东在唐家大屋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议决重返井冈山，从而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巩固。

在“七一”来临之际，“你好！湖南国保”栏目特刊发此文。



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桂东会议）旧址。

通讯员 摄

我站在唐家大屋前，古松柏葳蕤蓊郁，绽新吐蕊，粗壮虬曲的枝丫宛如结实的臂膀，深情拥抱着唐家大屋，一片苍翠撑满了我的天空。

唐家大屋静静伫立在悠悠岁月里，宛如一位缄默而庄严的历史守望者。青瓦似墨，白墙如纸，层层叠叠镌刻着时光的痕迹，编织成一部史书，记载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此召开的峥嵘过往。

岁月深处

1928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份。这一年，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从井冈山进军湘南攻打郴州招致失败，史称“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使红四军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为了总结教训，明确方向，毛泽东亲自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团第三营来桂东迎还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大队重返井冈山。

8月3日，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余部撤至桂东，驻军沙田、普乐东水一带。8月19日，毛泽东到达桂东县城，寓居唐家大屋。8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城隍庙的戏台上向群众发表重要演讲，号召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建设新中国。8月22日晚，朱德、陈毅等来到唐家大屋，与毛泽东会合，交流分兵以后的各自情况。

8月23日上午，毛泽东同志在唐家大屋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并不宽敞的厅堂内围坐了十余人，他们目光坚定而炽热，名字掷地有声：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热烈探讨，就各自分兵情况进行说明，初步总结了“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议决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

会议进行到中途时，县城遭遇了国民党军的攻击，会议中止，毛泽东同志走出会场，指挥部队击退敌军进攻，将会议转移到二十里外的寨前村岸得以完成。

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议决红军主力重返井冈山的决策，挽救和保留了红军主要力量，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恰似暗夜里的炬火，照亮了革命的天空。

而今，烽烟俱寂，尘嚣消散，唯有清欢流转云霄。

唐家大屋的檐角挑着流云，城隍庙的飞檐浸着晨露，玲珑茶香漫过街头巷尾，游客相机快门声与校园孩子读书声交织成韵。

“这盏油灯曾照亮过毛泽东同志的案头，灯芯跃动着不熄的井冈山星火……”唐家大屋斑驳的木格窗内，副馆长肖卉正在动情讲解，两代守灯人用生命接力点亮传承——老馆长父亲肖行和以二十余载光阴守望唐家大屋与城隍庙的一砖一瓦，直至灯油耗尽；女儿肖卉接棒三十一载春秋立于展台前，将父辈口述的星火化作照亮后人的星光，年复一年温暖着慕名而来的追寻者。两代人的接力，让百年老宅梁柱间始终回响着赤诚的心跳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唐家大屋不远处，小学的楼宇与幼儿园的彩窗错落而立，孩子们稚嫩的又坚定的宣言漫过松柏。每天，湘江一完小的孩子们沿着唐家大屋边的围墙走进校园，他们书包里装着《桂东红色故事选》，头顶松柏新翠，脚踏革命印记，恍若穿越时空的长廊，从历史走向未来。

夜幕降临时，纪念馆前的红军路灯灯次第亮起。街灯映射的县委大院里，青年干部们还在热烈研讨“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崛起”。茶香与墨香交织。新时代的追梦人正将革命先烈的理想火种，化作照亮新征程的璀璨星河。

七十里外沙田镇的晚风总是裹着歌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旋律随风飘扬。民间艺人抚弦击节处，正是当年毛泽东同志颁布“第一军规”的土壤——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沙田镇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人民军队“第一军规”，彼时距离他迎还红军大队、暂居唐家大屋尚有四月之期。从此，人民军队有了铁一般的纪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这片被热血浇灌过的土地上，百年沧桑与少年朝气、红色基因与青山绿水、古老和新生和合共生，谱写着属于新时代的多重奏。

青瓦白墙间的红色回响

王冬媛

热土新章

唐家大屋的檐角挑着流云，城隍庙的飞檐浸着晨露，玲珑茶香漫过街头巷尾，游客相机快门声与校园孩子读书声交织成韵。

“这盏油灯曾照亮过毛泽东同志的案头，灯芯跃动着不熄的井冈山星火……”唐家大屋斑驳的木格窗内，副馆长肖卉正在动情讲解，两代守灯人用生命接力点亮传承——老馆长父亲肖行和以二十余载光阴守望唐家大屋与城隍庙的一砖一瓦，直至灯油耗尽；女儿肖卉接棒三十一载春秋立于展台前，将父辈口述的星火化作照亮后人的星光，年复一年温暖着慕名而来的追寻者。两代人的接力，让百年老宅梁柱间始终回响着赤诚的心跳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唐家大屋不远处，小学的楼宇与幼儿园的彩窗错落而立，孩子们稚嫩的又坚定的宣言漫过松柏。每天，湘江一完小的孩子们沿着唐家大屋边的围墙走进校园，他们书包里装着《桂东红色故事选》，头顶松柏新翠，脚踏革命印记，恍若穿越时空的长廊，从历史走向未来。

夜幕降临时，纪念馆前的红军路灯灯次第亮起。街灯映射的县委大院里，青年干部们还在热烈研讨“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绿色崛起”。茶香与墨香交织。新时代的追梦人正将革命先烈的理想火种，化作照亮新征程的璀璨星河。

古韵悠长

时光流转，毛泽东同志寓居过的唐家大屋和发表演讲的城隍庙已成为红色地标，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前来瞻仰。

唐家大屋坐西朝东，背靠凤岭，是一座清秀雅致的民居庭院。它始建于清末，建筑占地面积约360平方米，二层砖木结构，悬山顶，小青瓦，正面呈倒凹形，外筑围墙，自成院落。

小院内正对厅堂，厅堂左右各置耳房，当年，毛泽东寓右厢房，朱德寓左厢房，木桌上的煤油灯似乎还温着未冷的战略。

与唐家大屋相隔百余米的城隍庙为明代正德年间砖木结构的古建筑，历史上曾被设为义仓、县商会、城厢区农协会、城